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



《红楼梦》之谜
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在文学馆听讲座】

我讲的总的题目叫“《红楼梦》之谜”，这个谜不是谜语。《红楼梦》里有很多谜语，我是讲书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情节。

如果我们细读《红楼梦》的话，还有一些不可解、难理解或者要提出疑问的地方，那么，怎么看这些疑问？有哪些疑问？它们又说明了什么？这些就是我要讲的内容。

——刘世德

ISBN 978-7-80106-740-1



9 787801 067401 >

定价:29.80元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



《红楼梦》之谜

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之谜: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 傅光明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12

ISBN 978-7-80106-740-1

I. 红… II. 傅… III. 《红楼梦》研究 - 文集
IV. J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185 号

《红楼梦》之谜——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 编: 傅光明

责任编辑: 于建平 杜 语

封面设计: 野羊工作室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0 千字

出版日期: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29.80 元



大学者刘世德(代序)

傅光明

近年来的“红学”热,带动了“读红”、“研红”者数量的激增。无法否认,这是客观效果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令众多的“读红”甚至“研红”者感到“红”乱如麻般的困惑,有的已在未知觉间陷入谜局。这么说,好像是标榜在谜局中我自独醒似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可以是一个解谜者。不过,如何划定学术解谜与胡乱猜谜之间的界限,又是个颇费唇舌的事。《红楼梦》本身留下的谜毕竟太多了,导致解谜的视角多也属顺理成章,且解谜者多能自圆其说,以致有谁给挑个刺儿出来,便会媒体左右,网络上下,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如此,在“红学”的江流里,似乎很难见“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

在“研红”的学者中,刘世德先生是方法、路径与众不同的一位,他从版本学的角度,以版本为切入点,不是单纯做版本之间的对勘,而是以此来探索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和艺术构思。这当然须以扎实、严谨、深湛的考据功夫作底子,非常人所能为也。

近年来,常见报道说某某破译、揭秘了“红楼”密码,喜欢弄噱头的媒体便趁势把“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对立起来,动辄就说某某的大作问世,即意味着“主流红学的全面破产”。好像主流红学家们早已经跑马圈地,霸道得眼里根本容不下嚼草根的;而“草根”又非要摆出跟“主



流红学”对簿公堂的架势,看你还敢强龙压地头蛇。

在刘先生眼里,其实不仅“红学”,任何一门学问都分两个层面,一是大众的,一是学术的,正好比学者与明星,本属两类物种,各有场域,倒不必非人为弄成隔绝甚至对立。现在的许多情形,是运用简单逻辑把大众与学术搅得水火不容,好像一提学术就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大众只能悄然面悲,肃然而恐;而一说大众,学界又嗤之以鼻,以为其只会拿猫脚功夫混饭吃,大可不必理会。于是,学者与明星的混搭横空出世,却也常弄到一种尴尬境地,学界似乎矜持得对明星并不感冒,而明星却晕乎得乱了方寸,攀比出场费的高下暂且不说,有的竟会演算出自我认定为明星加学者等于“部省级文化名人”的荒唐公式。

刘先生是板凳坐得几十年冷的大学者,但只要走近他,会发现他自甘寂寞的学术研究,不仅不会“冷”得拒你千里,且会从中自然流溢出一种浓郁的亲和力。刘先生是有真功夫,有真学识的大学者,从不故弄玄虚,从不石破天惊。我想,这样的能力来自他天赋的学术才华。

想想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通过邀请刘先生来文学馆做学术演讲,得以走近他和他的学术世界,实在是一份幸运。而带给我这一缘分的,是我的好友、《文学遗产》的竺青兄。当时请竺青兄帮忙策划,请学者们来文学馆“品读《水浒传》”,并请刘先生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刘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才华、学术功力,及其由此面产生的那份强烈的学术自信,深深感染着我。他的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使我获益多多。还记得当我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学馆已经讲过两轮《红楼梦》之后再讲“红”时(前两轮讲“红”,刘先生刚好不在北京),刘先生做笑着说:“我讲‘红’不用准备。”

他开始只准备讲四个题目,讲起来发现有的题目内容得两讲才容得下,便给我发来邮件,“申请”增加一讲。如此往来,最后一直增到七讲。再加上最近讲的“介绍一部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刚好以8讲“《红楼梦》之谜”单独成集。

刘先生所讲,多源自其学术著作《〈红楼梦〉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书可以传世。我便向刘先生讨要,看后,以为然。同时,刘先生还一口气送了我他写的《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和《曹雪芹祖籍辨



证》。读罢,更由心底发出两个字:一为“叹”,二曰“服”。

说心里话,我虽然也忝列学界小有名时,做着令许多人羡慕的学术研究,但通过与刘先生的交往,才发现自己对学术二字,真是无从谈起呢!比如,在刘先生演讲“《红楼梦》后40回作者是谁?”之前,甭说别人,我都在心底问,难道这还有什么讲头儿吗?谁不知道《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书上不白纸黑字印着?不是高鹗,那会是谁?你要说不是高鹗,得以理服人嘛。刘先生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以坚实的考据功夫,一条一条地举证,有内证,有外证,使听者,也包括我,不仅不觉枯燥,而且被带入了一种情境,会觉得离真实越来越近了,直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实证的学问,不见得没有索隐出来的故事好听、有趣。大众不就爱听个“故事”吗?单以刘先生为例,他以如此深厚、令人叹服的版本功力,随时随地以文本为依据,实证地破谜、解疑,没有空穴来风,没有捕风捉影,而是透过一个个的细节线索,缜密地考稽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的变化,探索曹雪芹可能的写作方式。

刘先生以他令人叹佩的学术功力,每次都给听者带来学术惊喜。还是拿《红楼梦》来说事儿,对于普通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以悲剧收场的宝黛钗的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些当年看过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受众,以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全部。而且,有人根本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像刘先生讲到的“迎春问题”,从不同的版本看,竟有七种说法,)而愿意干脆把宝玉和元、迎、探、惜四姐妹,都一股脑看成是贾政和王夫人的亲生儿女。这样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简单了。我小时候,随子里灌的就是母亲以越剧《红楼梦》为蓝本讲的故事。到我读原著时,才发现里边的人物关系怎么这么乱!根本理不清,想想头都大。慢慢地,又发现《红楼梦》还有那么多复杂的版本问题,真乃中国古代小说中之唯一奇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先生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般的《红楼梦》读者所忽略的,并非不经意间地忽略,而是根本就注意不到。每次听刘先生演讲之前,我也常在云里雾里,觉得这个题目有那么多可说吗?每次听到最后,又都是云开月朗。



比如,刘先生讲的“两个贾琮”问题。一般读者能有多少人会对贾琮留下印象?贾琮何许人?他跟邢夫人什么关系?他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还是贾府的族人?刘先生以福尔摩斯式的“侦探”,结论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80回,实际上是由初稿和改稿两种成分组成的。在初稿中,贾琮不过是一般的族人。到了改稿,贾琮变成了贾琏的弟弟。由贾琮问题看出,标志着贾府败落的“抄检大观园”故事,是组成曹雪芹初稿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红楼梦》的素材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没落,一个是我们一般读者都熟知的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两者的合流,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红楼梦》的样子。

刘先生的学术自信,是建立在学术严谨之上。读《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时,见书中收录了一封致冯其庸先生的信《关于曹良臣的几个问题》,信写得干脆利落,没有寒暄,一上来就直陈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证曹良臣的籍贯问题、归葬地点和他的儿子问题,结论其有说服力”。然后笔锋一转,便说在某处结论上资料还需“有所补充和修正”。再然后,就把自己以前读《明太祖实录》时抄下的相关记载附于后,有14条之多。再再然后,不动声色地说“上述材料,惟有第四条曾被大著征引。其余均在遗漏之列”。最后,刘先生又将自己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几点事实表述出来。不温不火,不急不躁,考而有据,严谨扎实,真一派大学者的学养风范。

何以能如此呢?在刘先生看来,“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向读者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和推荐呢?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坚持和不断地重复呢?”

所以,他在从事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时,始终“努力以客观的证据为出发点、支撑点,并以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的推测为忌”。他非常清楚,在没有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观的推测都带有冒险性。他说:“你企图让大家接受你的结论,然而你的结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却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论的基础既然是薄弱的,对大家来说,你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



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刘先生强调要有实证，他以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我认为，一个公开提出的结论之站得住与否，最起码的检验的条件就是看它是否经受得起来自别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问。”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考据，立新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而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没有证据，考据就与儿戏无异，考据家也就沦为强词夺理的舌辩之徒。没有证据，新说就变成了臆说，并丧失了最起码的说服力。

“证据可以是多种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为主，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辅助性的证据。证据都以确凿可靠为前提。否则，将是软弱无力的、无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

“在立新说时，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证据加以论证之外，还应当注意排斥反证。有反证存在，就说明新说的结论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过于重大，则会造成新的结论有被推翻的危险。”

邓绍基先生在为刘先生所著《曹雪芹祖籍辨证》所写序中说，刘先生的论文“注重实证，论析严密，即使有假设推论，也建筑在对文献材料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万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设推论也注重情理逻辑，而不作无根无稽的和强词夺理的所谓‘推考’”。

跟随刘先生读过研究生、现在同样是知名学者的石昌渝先生，对刘先生身上体现出的“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有感触，那就是“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时下惯于拿故事戏说学术的浮躁学风，与此相差霄壤，利欲熏心者当警醒。在学术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带来一分收获，任何的假冒伪劣，都不会有学术生命力。



刘先生的“红楼梦之谜”，好似为由繁复的《红楼梦》版本问题而探索目迷五色的“红学”，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红楼梦》中的众多谜团不再“不见其处”，而是变得清晰了一些。“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我想，这正是刘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其他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读者尽可以充分享受由刘先生的版本研究所带来的阅读快感。“研红”对刘先生来说，是精微之处见功夫；“读红”对读者来说，是精微之处见滋味。简单一句话，刘先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读红”、“解红”。

刘先生第一次莅临文学馆讲“水浒”的那天，是2003年10月11日，大雨。到2007年10月14日讲《红楼梦》的“眉盒藏本”，几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在文学馆做过16场学术演讲，并由此成为在文学馆演讲场次最多的学者。我不揣冒昧，戏称他为文学馆的“演讲冠军”。现在来看，这16场演讲像事先分割好了似的，讲《红楼梦》8场，讲其他几部明清小说（先后依次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恰好也是8讲。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学术演讲录的源与缘。

刘先生不计尊幼，嘱晚学作序。唐突学步，聊以代之。

2007年10月1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清华大学听讲座】

目 录

大学者刘世德(代序)/傅光明

《红楼梦》之谜(一)——从璉二爷说起	001
《红楼梦》之谜(二)——从第九回结尾说起	025
《红楼梦》之谜(三)——《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作者是谁	057
《红楼梦》之谜(四)——彩云、彩霞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093
《红楼梦》之谜(五)——从迎春说起	129
《红楼梦》之谜(六)——两个奇怪的小孩(上篇):两个贾兰	157
《红楼梦》之谜(七)——两个奇怪的小孩儿(下篇):两个贾琮	183
《红楼梦》之谜(八)——眉盒藏本:一部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 ...	211
后记	233



《红楼梦》之谜(一)

——从璉二爷说起

演讲时间:2006年1月8日

今天是1月8号,就在前天1月6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了我的一本新书,书名叫《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他们通知我今天在国际展览中心和读者见面,签名售书。但是,1月8号已经约定在这里演讲,所以那边就不能去了。我衡量了一下,还是要到这里来,那边就请了假(鼓掌)。

一 说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讲的总的题目叫“《红楼梦》之谜”,这个谜不是谜语——《红楼梦》里有很多谜语——我是讲书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情节。

如果我们细读《红楼梦》的话,还有一些不可解、难理解或者要提出疑问的地方,那么,怎么看这些疑问?有哪些疑问?它们又说明了什么?这些就是我要讲的内容。

一共有五讲,今天第一讲从贾璉开始,第二讲是讲迎春问题和贾琏问题,第三讲是《红楼梦》的第九回问题,第四讲是讲彩云和彩霞她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最后一讲是讲《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到底



是不是高鹗。我的意见：不是高鹗，在最后一讲中会仔细阐述我的理由。

题目是叫“《红楼梦》之谜”，首先我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来猜谜，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搞索隐派，也不是搞探佚，也不是搞“揭秘”，和这些都不同。

索隐派有新旧之分，不管是旧的索隐派还是新的索隐派，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脱离《红楼梦》的文本，违反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不把《红楼梦》看成是文学作品，不把《红楼梦》看成是小说，而是把书里的人物、情节生拉硬扯地和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种种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这是新旧索隐派共同的特点。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索隐派。上个世纪曾经出现过“爱情掩盖政治”这么一个说法，《红楼梦》里写的爱情掩盖着政治，有人还说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不管谁提出的，这是索隐派的典型的观点。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历史小说，以及当前某一些关于秦可卿的说法，我认为也是新索隐派。

我在这里不搞“探佚”。什么叫探佚？红学中有一个分支就叫探佚。曹雪芹很可惜不到50岁就死了，死的时候《红楼梦》没写完，经过他初步整理定稿了八十回，后面的四十回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写完，不等于曹雪芹对全书没有一个设想、构思。他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应该是有些想法的。有人就去探索，曹雪芹在八十回以后究竟怎么继续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情节，根据八十回里所埋伏的一些伏笔，根据脂砚斋的一些批语来探索、推测后四十回曹雪芹原来准备怎么写，这种学问就叫探佚。

所谓探佚是指探索曹雪芹八十回之后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存在一些设想、构思的人物和故事。要是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叫做探佚。尽管现在也有人说“我这个就是探佚”，那是不可靠的。尤其是曹雪芹根本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打算那么写的，强加在曹雪芹身上，那更不是探佚。

所以，我在讲“《红楼梦》之谜”之前，首先请各位听众把我和新索隐派、和现在一些搞探佚的做法区别开来。我不走那条路，也不要把我看作是那一路人。这是我首先需要说明的。

探佚——比如秦可卿问题，曹雪芹在生前已经把“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情节删掉了，放弃了，难道我们今天还要把一个伟大作家已经



放弃掉的东西恢复么？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去年，嚷着要重新拍摄《红楼梦》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位浙江的作家黄亚洲，他写了40集左右的剧本，就开了一个讨论会，我参加了，提了一个意见，因为他就是写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详细地描写秦可卿怎么和贾珍私通，怎么被丫鬟撞破，怎么上吊自杀。我就说，曹雪芹是个伟大的文学家，是一个有主见的作家，他要保留什么，删除什么，有他的自由和考虑。这种考虑有思想上的，也有艺术上的。我们今天为什么非要把一个大文学家当年已经删掉的东西再恢复过来？通过新的艺术形式把它恢复过来，我说没有必要。曹雪芹之所以把这个情节删掉，绝对不是仅仅听了一位老人的说法，就删掉了。我说了，曹雪芹是一个有主见的文学家，绝对不是听了人家一两句话，就把已经写出来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删掉。他之所以删掉，一定有他的考虑，也一定是经过慎重的选择，最后才作出的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这也和新索隐派、探佚派有关系，所以我讲贾琏之前先讲这个问题。

这说的是曹雪芹自己删掉的情节，至于秦可卿是什么出身，《红楼梦》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曹雪芹写的是虚构的小说，该写的他都会写，不必写的他何必去写，何必浪费笔墨呢。秦可卿出身贵族？即使你把《红楼梦》倒过来读，也读不出来。这在《红楼梦》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这只存在于我们当代一些好奇的、好事的学者、读者、演讲者的头脑之中，这也不叫探佚。

所以，我讲《红楼梦》之谜，先要讲情楚，我讲的和探佚没有关系，和新索隐派也没有关系。

我讲的题目虽然是“《红楼梦》之谜”，但我绝对不是用那种哗众取宠的索隐派的方法来研究解释《红楼梦》。我研究和解释的对象是《红楼梦》的文本，是曹雪芹的创作过程，是曹雪芹的艺术构思的变化，而不是什么康、雍、乾三代的政治斗争、政治阴谋之类的东西。所以情千万不要把我看作是索隐派的同路人。

今天是“《红楼梦》之谜”的第一讲，题目是《从琏二爷谈起》。琏二爷就是贾琏，在贾府大家把贾琏叫琏二爷，把凤姐叫琏二奶奶。为什么不



叫他“琏大爷”？也不叫他“琏三爷”？偏偏要叫“琏二爷”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这里要先说“二爷”是什么意思。在北京话里，“二爷”至少有三个意思：第一，是指相公。第二，是指佣人。第三，是指排行第二的人，对他的尊称。《红楼梦》里对贾琏用的就是第三个意思，和前面两个意思没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我们文学研究所有一位女同事问我，《红楼梦》里叫琏二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琏二爷？那个时候，我没有回答上来，因为过去读《红楼梦》我没有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这些问题，也没有读得这么细，所以当时就答不出来。那时在干校，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后来，回到北京，我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你既然是研究《红楼梦》的，为什么人家提出这么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你就答不上来？我今天讲的就是受了这位女同事的启发，为了要回答她的问题，而想到的一些内容。

我记得上一次在一个演讲里我问过大家，贾琏为什么叫“琏二爷”，不叫“琏大爷”、“琏三爷”呢？今天为了节省时间，我不打算问了。我想有的听众可能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可是我估计也有比较多的听众不能直截了当地马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有人说，琏二爷很简单，因为他排行老二。我说不。贾琏不是排行老二，排行有两种，一种叫大排行，一种叫小排行。小排行是说一个父亲所生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之间的排行；大排行是指同一个祖父所生的孙子一辈之间的排行，他们同一个祖父，但不是同一个父亲。我们来看，贾琏在书里的描写中，是小排行呢，还是大排行？

我说既不是小排行，也不是大排行。为什么不是大排行？有人说贾珍叫珍大爷，贾琏叫琏二爷，这不是排行排得很好么，珍大爷底下并没有兄弟，琏二爷上面并没有哥哥，这两个不是排得很好么！我说不，因为我们要了解《红楼梦》里这几个人的父亲、祖父的情况，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我把世系给大家说一下，本来是预备打出字幕的。

我们先说贾珍，贾珍不是叫珍大爷么，往上数，宁国公叫贾演，贾演的儿子叫贾代化，贾代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贾数，二儿子叫贾敬。



贾敷没有子孙，贾敬的儿子就叫贾珍，贾珍的儿子叫贾蓉，这是宁国府。我们再讲荣国府，荣国府上边的和贾演是兄弟的那个叫贾源，他的儿子叫贾代善，贾代善有两个儿子——女儿我们都不讲，在封建社会排世系表都是根据男子排的，那时候对妇女的观点不正确，妇女不列入排行的范围——大儿子叫贾赦，贾敷的儿子叫贾琏；二儿子叫贾政，贾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贾珠，二儿子叫宝玉，三儿子叫贾环。我们看这个小排行，贾珠已经死了，但是书里叫他珠大爷，李纨在书里叫珠大奶奶，这个“大”就是贾政的儿子中的老大。宝玉叫“宝二爷”，那么就是老二，贾环，人家叫他三爷。这三个兄弟之间，老大、老二、老三——大爷、二爷、三爷，排得清清楚楚。这里贾宝玉已经叫“宝二爷”了，所以贾琏绝不可能是列入这个排行当中的，不可能有同时两个二爷。

说他们是小排行，贾珍和贾琏不是同一个父亲，那不属于小排行。如果说他们是大排行，那么贾珍叫大爷，贾琏叫二爷，那宝玉也应该排进去啊，那应该是四爷、五爷这样子下来了。但是没有，可见得在荣国府也好，宁国府也好，不搞大排行，如果有大爷、二爷、三爷之类的，全是小排行。

既然是小排行，为什么贾琏要叫琏二爷？难道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大爷”？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

“《红楼梦》之谜”中和琏二爷有关的一共有六个问题，今天我们讲三个。哪六个我先跟大家说：第一个，贾琏究竟是老几？为什么书里说他是老二？第二，贾琏的母亲是谁？是什么身份？书里没有明确给我们交代，但是有些很矛盾的叙述，我们要把它介绍给大家，来介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第三，贾敷的夫人叫邢夫人，贾政的夫人叫王夫人。既然叫作夫人，就是正式的妻子，王夫人没有问题，邢夫人有问题，因此牵涉到邢夫人是贾赦的原配还是续弦？她的儿子究竟是谁？她有没有儿子？这在《红楼梦》中写得是有矛盾的。第四，贾琏和迎春是不是同胞兄妹？第五，迎春的母亲到底是谁？她的母亲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这在《红楼梦》里写得也不清楚，需要我们去探究。第六，贾琮是不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

这几个问题组合在一起，全部出自一个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贾



赦一家——除了贾赦没有问题以外——他的夫人，到底是原配还是续弦？他的儿子贾琏，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贾琮，是不是他的儿子，书里一句正面的交代都没有；迎春，是他的女儿，那么她的母亲到底是谁？贾琏、贾琮、迎春这几个是不是嫡亲的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的关系？你看，这个血缘关系十分混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要讲的意思主要是说，曹雪芹在创作过程当中艺术构思起了变化，原来是那么安排的，中途他想做另一个安排，最后可能又想再做另外一个安排，在修改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疏漏了，所以就矛盾、错误留给了今天的读者。

如果我们细心地读《红楼梦》，这个问题还能发现不少。就是因为曹雪芹死得早，他的八十回只是经过他初步的整理，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所以这里有很多问题存在。我们讲“《红楼梦》之谜”，就是从这个角度，把这些作为切入点，去研究，去解释。

二 贾琏究竟是老儿？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贾琏究竟是老儿？之前讲的是“说在前面的几句话”。

贾琏有没有哥哥或弟弟？如果没有哥哥，为什么叫琏二爷？我们首先要看第二回，第二回叫“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一回是曹雪芹叙述艺术上很有匠心的安排，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的对谈，介绍了贾府当中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但是，这是在全书开始的第二回，他写着写着，到后来就要增加、补充、修改，发展下去以后就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内容不符合了，矛盾、错误、漏洞就出现在这里。

我们先看冷子兴是怎么介绍贾赦这一家的：

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蠲的是个同知，也是不喜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爹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